

朱秀海 / 著

客家人

KE
JIA
RE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朱秀海 / 著

KE
JIA
REN

客家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家人 / 朱秀海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00-1574-6

I. ①客…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8237号

客家人

朱秀海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张越 童子乐
特约编辑	周天明 陈然
书籍设计	方方
制作	何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39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60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574-6
定价	6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42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2
第二章	34
第三章	63
第四章	89
第五章	110
第六章	146
第七章	171
第八章	201
第九章	229
第十章	257
第十一章	285
第十二章	312
第十三章	351
第十四章	381
第十五章	420
第十六章	450
第十七章	472
第十八章	506
第十九章	553
第二十章	589

青玉案

当年曾伴神仙住，踏遍了，烟霞路。满眼沧桑长倦顾。对棋顷刻，残弈犹著，陆海已渊阜。宫商慢起听箏柱。洞外人间已春暮。落白流红无觅处。休言前事，开篇一语，泪雨还如注。

第一章

公元1865年5月。这一年是清同治四年。

清晨的北京圆明园，依然是繁花似锦。大清叶赫那拉慈禧皇太后面对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变成一片废墟的大水法站着，一动不动。一千太监和宫女在远处侍立，不敢靠近一步。九岁的同治小皇上还是孩子，频频拉扯母亲的手，喊：“皇额娘，皇额娘，这里不好玩，我们别处玩去。”他一直在喊叫，慈禧不回答，同治的手却被她越抓越紧。

圆明园外，总管太监安德海正着急地向前方的御道上张望。一名小太监飞快地跑过来道：“来了来了！”话音刚落，慈禧之弟叶赫那拉瑞麟就带着长子文涛飞马赶来，看见安德海，父子二人急忙滚鞍下马。瑞麟急道：“安总管，太后在哪里？”安德海道：“快进去吧，里面等半天了！”

大水法前，慈禧仍像方才一样石像一般立着。同治还在扯她的手喊叫：“别处玩去嘛，别处玩去嘛……”看见瑞麟和文涛躬身匆匆赶来，不闹了，喊：“有人来了！”瑞麟对文涛使一个眼色，父子二人急趋至慈禧身后，匍匐在地，瑞麟口称：“奴才瑞麟带奴才之子文涛，叩见太后和皇上。太后吉祥如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文涛也跟着高声道：“奴才文涛——”慈禧并不回头，喉咙里突然发出一声呜咽，放声大哭。二人大惊，瑞麟急急爬向慈禧，道：“太后——”慈禧不理他，哭声如同长江大河。同治也被她吓哭了，大叫：“皇额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瑞麟一时情急，上前抱住同治道：“皇上不哭！奴才在这里！奴才请太后安！姐姐——”最后这一声喊不打紧，慈禧猛地止住了哭声。受到惊吓的同治也不敢再哭，抬头看她。瑞麟不解道：“太后……”慈禧转身，一眼也不看他 and 文涛，扯起同治就走。瑞麟和文涛急忙趴下：“太后……”一顶肩舆已经抬过来，慈禧携同治登舆，众太监抬起，飞快地离去。瑞麟和文涛原地跪着，看慈禧和同治的肩舆

出园门，面面相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安德海这时走回来，上前将瑞麟扶起，道：“国公爷起来吧，太后已经回宫了。”瑞麟喉头抽搐了一下，道：“安总管，快说，出了什么事，让太后……让我姐姐这么伤心！”安德海道：“奴才不敢说！”瑞麟一把抓住他道：“快说，不然我宰了你！”安德海道：“国公爷快丢开手，太后说，大清国就要完了，将来她和皇上这一对孤儿寡母，靠谁来活命！”

瑞麟大惊道：“什么，太后和皇上……太后真是这么说的？”安德海道：“太后还说，洪秀全造反，到今天已整整一十五年，列强趁机打进北京，多好的一个园子，祖宗留下来的，花团锦簇，万园之园，被他们一把火烧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大清国也是这样，一场由洪秀全点燃的大火把它烧得只剩下一片废墟。天地之间，除了这片断墙残垣，就剩下了皇上和她这对孤儿寡母。太后还说——”瑞麟越发抓紧了他，怒道：“太后还说什么！”安德海道：“太后还说，你们这些皇亲国戚，八旗子弟，享荣华受富贵，日日管弦，夜夜笙歌，哪里知道大厦将倾，一木难支。这么下去，大清国焉能不亡！”

瑞麟心中大震，松开安德海道：“姐姐何出此言！洪秀全反贼，去年已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大军扑灭，今日大清堪称中兴，怎么说到亡国两个字！瑞麟不明白！”安德海道：“太后说，什么太平军起事，那是南方山区一群客家人造反！”瑞麟又是一惊。安德海道：“客家人自称汉人的一支，一千七百年间，因为战乱、饥荒、北方草原之主入主中原，他们由中原迁往岭南，占据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山区，又从那里向广西、四川扩散，如今他们的人遍布大江南北，自视为中国的主人，即使离开中原一千余年后，仍世世不忘恢复中原，与朝廷为敌——”瑞麟打断他道：“不不不，这些我都知道，快给瑞麟讲明白，太后今天让瑞麟来见他，到底要瑞麟做什么？”安德海道：“国公爷别急嘛。太后说，十五年前，太平军金田之乱初起，别人都说是一场饥民之乱，可她那时就对先皇咸丰爷说过，这是一场客家人之乱。你看那伙反贼最早封的六个王中，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全是客家人，一个萧朝贵，也生在广东花县，那花县也是一个客家县！”瑞麟不觉点头。安德海又道：“有一个太平军云上军团，来自粤闽赣三省交界处的云梦山区，是太平军中最剽悍难制的兵团，出自云梦山区的河洛十族客家人。到了今天，太平天国已败，乱军降的降，散的散，这支队伍却宁死不降，一路和官兵血战；现在又冲破重围，过五岭，下粤东，打算退回云梦山区长期坚守。那里可是一千七百年来由

中原南迁的客家人根本之地。万一让他们得了逞——”瑞麟再次打断他道：“你就拣要紧的说，不要啰唆！”安德海道：“国公爷，这就是要紧的！那云梦山区河洛十族客家人是天下所有客家人的共主，这支客家人不灭，她和皇上寝食难安。太后说，就是他们，不让皇上和她这对孤儿寡母好好活下去，他们是大清国的心腹大患！”

瑞麟什么都明白了，回望园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叫：“姐姐，瑞麟明白了，叶赫那拉瑞麟愿意即刻率一支大军，南下粤东，剿灭客家人云上军团，再挥师北上，将云梦山区河洛十族客家人斩草除根，为大清除去心腹大患，为姐姐和皇上分忧，从头收拾大清的锦绣江山！”

二

时近黄昏，粤东一处海滨山头阵地上，炮声隆隆，炸烟和火光四起。战火在阵地上上下下呼啦啦燃烧，与炮声相间的是风呼海啸和震耳的杀声。太平军客家人云上军团主帅钟泾洋、副帅原成龙正在这块最后的阵地上率领残部数百人与七万名清军血战。他们人人奋勇，杀得清军血肉横飞，再一次保住了主阵地和背后海滨悬崖顶上那面在战火与浓烟中高高飘扬的太平天国云上军团的大旗。

望着清军又一次大败而去，原成龙收刀，对身边的钟泾洋道：“大帅，清妖又被我们打退了！”钟泾洋回头看去，道：“告诉弟兄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原成龙答应一声，沿战壕跑过去，传达他的命令。钟泾洋这时走向了身边的钟三爷，道：“三叔，瑞麟用七万大军将我们三面围困在海边，不将我们斩尽杀绝，他决不会罢手！我们可以死，但军中的十八个男孩子决不能被他们杀死，他们是十族的血脉，更是十族复兴的希望！一定要将他们送回云梦山区，交给母亲养大！这件大事，就拜托给您老人家了！”说着持刀单膝跪下。钟三爷眼含泪花，急上前将他扶起，道：“大帅放心！只要不死，这十八个男孩子我一定把他们送回云梦山区！”钟泾洋马上道：“三叔说错了！你没有权利死！就是死，也要把孩子们送回家乡！”钟三爷大声道：“知道了！”钟泾洋又对身边的原成龙三弟原应龙道：“应龙，你和我三叔一起回去，把孩子们送回家乡！”原应龙急答：“原应龙听令！”一名军士奔来禀报：“大帅，清妖又杀上来了！”钟泾洋举刀，环顾身边众人，叫道：“各位兄弟，杀——！”众将士听了，再次随他跃出阵地，和冲上来的清军杀成一片。



断崖后面的海滩，此时已成了军团的临时营地。一只大竹筏摆在沙滩边，边上是一个个大竹笼，每个竹笼里都有一个孩子。一群身穿太平军军服的女眷们哭成一片。哭声之中，就见钟泾洋妻任氏将两个襁褓中的孩子交给钟三爷，泪落如雨道：

“三叔，我把梦来梦回交给你了！”钟三爷道：“给他们都喝过迷魂汤了吗？”任氏道：“喝过了。”钟三爷也不多话，回头将两个孩子放进同一只竹笼，搬上竹筏绑好。另一边，一个女人紧紧抱住怀里的孩子不撒手，钟三爷上前道：“快，把孩子给我！”女人大叫：“不！要死我们死在一起！”任氏上前道：“快把孩子给我三叔，没时间耽搁了！”女人闻声变色，将孩子往钟三爷怀中一推，大叫着扑向大海。任氏及众女人大喊：“哪里去！快回来！快把她拉回来！”众女人纷纷扑向大海，将跳海的女人救回，大家相互拥抱，哭成一团。钟三爷点看竹筏上的竹笼，对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原应龙道：“十八个孩子，十六个都上了竹筏，还有两个……梦长望北在哪里！”原应龙也想起来，回头道：“对，这两个孩子跑哪儿去了？我们快去找！”

他们说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叫梦长，一个叫望北，都是五岁，分别是钟泾洋和原成龙的长子。此时他们不但不在营地，甚至也不在山上的太平军阵地里，此时他们已经从侧后爬到了山下清军炮兵阵地后面的弹药堆放场。二人抬头，看到堆积如山的火药和炮弹，前面的清兵大炮，又在疯狂地射击。一队清兵跑过。二人急忙埋头在草丛中。待清兵跑过去，望北看梦长道：“梦长，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梦长从胸前的布囊中摸出一个带引线的黑火药团，又摸出一个竹筒，从里面取出火媒，回头对望北道：“你快走，不要炸着你！”望北哆嗦了一下，道：“不！”梦长看他一眼道：“我们钟家是云梦山区河洛十族的盟主，你们原家不是，你要听我的！”望北却道：“你爹是河洛十族的盟主，可你不是！我不听你的！”梦长道：“我要点了！”望北道：“等等！昨天晚上你爹和我爹把我们俩叫在一起，让我们并肩跪着对天盟誓，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活下去，长大成人，做他们没做成功的大事，不是让我们今天就和清妖一起去死！”梦长听了不耐烦，道：“少废话！我就是想和我爹娘一起死！你走不走？”见望北摇头，梦长不再理他，回头点燃火药团上的导火索，向前爬两步，奋力将火药团扔向清军的火药和炮弹堆放场，扔完了回头看一眼望北，发现他没走，大怒，爬起来拉起望北就跑。

巨大的爆炸声在他们身后响了。清军阵地顿时腾起一团团巨大的火光和炸烟，

遮天蔽日，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被炸坏的清军大炮和炮兵的肢体纷纷升起，落下。奔跑中的梦长、望北也被巨大的声浪震倒在地，急急寻找过来的钟三爷和原应龙赶来，二人不容分说，一人夹起一个孩子就跑。

二人夹起梦长、望北回到海滩临时营地时，众女眷们仍在痛哭。任氏见了，停止哭泣跑过来。梦长向任氏扑过去，喊：“娘！”母子二人紧紧抱在一起。钟三爷急对任氏道：“快，让梦长喝迷魂汤！”梦长大叫：“不，我不喝迷魂汤，我也不走！我要和我爹我娘在一起！”望北也被原应龙夹在怀中，喊：“我也不喝，我也不走！我要和梦长在一起！”众人哪里会听他们的，不容分说从一口大锅里舀起一瓢黑乎乎的汤汁，捏着二人的鼻子灌下去，将他们各自塞进一个大竹笼里，捆上了竹筏。钟三爷回头看天色，对原应龙道：“天黑下来了，准备出发！我去向大帅辞行！”原应龙答道：“是！”钟三爷转身离开去营地里，女人们又痛哭起来。

夜色昏暗。太平军主阵地上，那一面客家云上军团的战旗虽然破损严重，却仍在飘扬。一名亲兵将一包东西递给钟泾洋。钟泾洋回头将它庄重地交到钟三爷手中，道：“三叔，这是我十多年间收集的太平天国的重要文告，为了让梦长长后知道今天我们做过的一切，你把它一起带回去。等梦长长大了，拿给他看，他就会明白一生该做什么了！”钟三爷道：“明白了！”钟泾洋又道：“河洛十族还有没有明天，全拜托给你老人家了！走吧！”钟三爷眼中闪出泪光，道：“大帅，三叔走了！”钟泾洋背身不再看他，猛地挥手：“走！”钟三爷不再言语，含泪大步离去。钟泾洋眼望山下，大喊道：“弟兄们，杀下山去，吸引住清妖，送孩子们一程！”众将士立即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呐喊，随他最后杀向清军阵地。

崖后海滩营地前，那只巨大的竹筏被推离海岸，漂向大海。筏上竹笼里，十八个被送回故乡的男孩子们，只有梦长和望北还迷迷糊糊地醒着。梦长的胸前仍然挂着那个装炸药团的布囊。钟三爷、原应龙带人奋力操弄竹筏，一股海流涌来，将竹筏带向大海。沙滩上，女眷们哭声动地。任氏大喊：“梦长！永别了！梦来梦回，我的孩子，娘再也见不着你们了！”梦长和望北都在竹筏里哭起来，叫：“娘——！”回望沙滩营地，就见一名女眷奋力跳入海中，紧跟着又有几个女眷跟着跳海。任氏见了，回头大声道：“姐妹们，不要这样！只要这些孩子们能回到云梦山区，河洛十族就还有希望，客家人的事业就没有失败！与其跳海去死，我们不如拿起武器，回去战斗，和我们的丈夫、亲人死在一起！”众女眷听了，纷纷响应，抄起刀枪，和她一起



返身奔上前方的战场。

迷魂汤的药效还是开始发挥作用，已经漂向远海的竹筏上，绑在一起的两个竹笼中，望北和梦长的眼皮开始打架。望北忽然睁开了眼睛，大叫道：“梦长，快看！”梦长睁开眼，回头远望海边阵地所在的断崖，借助突然明亮起来的月色，他最后一次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带着最后几名太平军将士，与追杀上来的清兵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清兵最后一次被杀退后，钟泾洋看着任氏，大声道：“夫人，咱们的大事完了，跳吧！”任氏上前抱住丈夫，大声道：“泾洋，我们一起走！”说着，两人奋力向崖下的大海中纵身一跃，口中发出一声让梦长终生难忘的叫喊：“梦长——！活下去——！为咱们的人报仇啊——！”咆哮的大海很快吞没了他们的身影。竹筏上，梦长睁大眼睛，流泪大喊：“爹——！娘——！”一个大浪打来，将竹筏淹没，转眼间竹筏又从波涛中浮起。梦长一把拭去脸上的海水和泪水，盯着断崖方向看去，他又看见了最后一批太平军将士跳海的悲壮场景。梦长大声哭喊起来：“爹——！娘——！我想和你们一起死——！”竹筏在波涛中颠簸漂浮，艰难地行进。漆黑的夜空中，一场流星雨蓦然袭来，颗颗硕大的流星划破黑暗，瀑布一般向海上落去。

三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只有战火、黑夜和大海的呼啸。

清军大帅瑞麟带着儿子文涛及众将大步走过战场。战场上尸横遍野，太平军和清军的尸体交相枕藉。步兵统领德福匆匆赶来，躬身拱手道：“启禀大帅，都查过了，太平军客家云上军团主帅钟泾洋夫妇、副帅原成龙夫妇以下七百一十一名，全被我军歼灭，没有杀死的也全都跳了海！只是——”瑞麟道：“什么？”德福道：“只是有一群男孩子，天黑后乘竹筏从海上漏了网！”瑞麟皱眉：“孩子？”德福道：“对。据说有十八个孩子，正在逃往三省客家山区的云梦山区！”瑞麟想了想道：“本帅明白了一件事！钟泾洋的云上军团被我们追杀，一路退到海边，无处可退，仍死不投降，和我们血战到天黑……原来是要掩护这群客家男孩子从战场上逃回故乡！”他怒起，看德福、文涛，大声道：“德福，文涛，你们两个，马上率本部兵马追上去，将他们斩尽杀绝，一个也不能漏网！”二人大声答应，转身离去。瑞麟又

对众将发令：“传令三军，连夜启程，杀奔云梦山区，剿灭河洛十族！”

次日清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区，崇山峻岭深处，一条不宽的石板道蜿蜒伸向远方，石板道一边是断崖壁立，不见天日，一面是万丈巨渊，深不见底。钟三爷和原应龙率一队满身血污的太平军马队就在这条石板道上飞奔。队伍中有九匹快马，马上各驮着两个竹笼，每个竹笼里都睡有一个客家孩子。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岔道口，钟三爷正要说什么，前方一队清军由瑞麟的亲兵小校阿邻率领，已呐喊着杀出，挡住去路。竹笼中，梦长、望北被惊醒，睁开眼睛。望北道：“梦长，有清妖！”梦长鼓舞他道：“望北，别怕！”话没落音，从他们后方，文涛又率一队清军呐喊着杀出来，堵住了退路。望北回头望去，又道：“梦长，我们中了埋伏！清妖把我们包围了！”梦长不再说话，两只手在胸前的布囊里摸索，他先是摸出了一团炸药，接着又摸索出装纸媒的竹管，那竹管里的纸媒是特制的，虽然经历了一天一夜，仍然没熄。望北看他，一惊道：“梦长，你想干什么！”梦长不说话，眼里闪烁出了骇人的杀气。

队伍前头，原应龙已经变色，回看钟三爷道：“三爷，后有追兵，前有拦截，怎么办！”钟三爷左右看了一眼，当机立断道：“应龙，这里有一条山隙，你快带孩子们从这里进林子，我带弟兄们留下掩护！”原应龙大叫：“不，大帅就义前已将大事托付给了您，您不能与他们同归于尽，快带孩子们走，我和弟兄们留下和他们决一死战！”钟三爷道：“不，应龙，望北是原家的最后一条根，你一定要活下来，保护他平安回到家乡！”二人还在争执，前后两路清军已经杀来。一名军士大叫道：“三爷，应龙，你们快走，我们留下，和他们拼了！”钟三爷情急道：“就这样吧！应龙，快走！”说着，带众人就近拐进一条隐藏在石壁下草丛中的山隙，进入深山密林。留下的太平军军士挥刀大叫：“杀——！”他们主动冲上前去，与两路清军对垒，短兵相接，直到最后一人英勇战死。听到前面众清兵的欢呼声，文涛才从队伍后面纵马上前，朝堆积在地下的死人中看，皱眉道：“别喊了，孩子在哪里？他们跑了！”

众清军的欢呼声停下来。阿邻一眼发现了那道被茅草遮掩的山隙，道：“主子，他们从这里跑了！”德福这时也纵马带大队赶过来，德福看一眼旁边的山林，道：“追！”众清兵随阿邻、文涛从山隙中涌进山林，追上去。

另一条山道上，瑞麟正率领七万大军快速行进。大队中间是一辆马车，车



中坐着他的小妾月仙和丫头云儿，云儿怀中还抱着一个襁褓。只听云儿对月仙说道：“主子，文沁小少爷又睡着了！”月仙道：“这山路颠得真厉害，他能睡着就好！”云儿又道：“主子，云儿可是听说了，大帅剿灭太平军有功，我们家的老姑奶奶，就是慈禧皇太后，已经给文沁小少爷封了官了！”月仙道：“不是大官，只是个五品知府！”云儿道：“哎哟，主子真是命好，大帅家里一大群女人，出来打仗，单单把刚生下小少爷的主子带了出来。小少爷真是贵人命好，一上战场大帅就打大胜仗，太后一高兴，人还不到半岁，就成了五品知府了！……”两个人还在议论，大队前方，一名清兵探马飞驰而来。瑞麟勒马，全军停下，月仙的马车也跟着站住。那探马在瑞麟面前下马施礼，大声道：“启禀大帅，从海边逃窜入武夷山的客家孩子再次逃脱，进了深山老林，德福将军和文涛大少爷已经率领部下追过去了！”瑞麟听了皱眉，恶声道：“怎么，又让他们跑了？”探马点头。瑞麟道：“一群老弱残兵，带着十几个孩子，走不快的，传令德福文涛紧追不舍，一定要在这一带山里将他们全部诛杀，绝对不能让一个孩子回到云梦山区！”探马大声回应：“喳！”上马转身驰去。瑞麟回头看身边一名将官，问道：“这里距离云梦山区还有多远？”将官道：“回大帅，至少还有三天的路程！”瑞麟不悦道：“不！传命三军跑步跟上。明天天黑前，全军一定要赶到云梦山区！”随着他的这一号令传遍全军，七万清军的行军速度明显加快，夹在大队中间的月仙的马车也更快地奔驰起来。

大批清军在这里的出现已经惊动了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乃是云梦山区凤凰山寨主于四爷。这一天他正带着一干喽啰，从别处回归云梦山区，听到山下大军行进的声音，吃了一惊，忙拨开草丛，居高临下。一名喽啰上前道：“寨主，经过海边一战，钟泾洋的客家人云上军团已经全军覆没。现在这支清军又兵分两路，这一路直奔云梦山区，另一路追杀十族最后十八个孩子！这是要将河洛十族斩尽杀绝啊！”于四爷听了大惊，想了想道：“我们快进山里去，帮那些孩子一把！”众人听了，急随他起身，改道进入武夷山深处。

武夷山中，山道狭窄，钟三爷等人正小心拉马驮众孩子前行。四周围忽然传来了清兵的喊杀声。钟三爷当即道：“清兵人多，我们人少，大家一起走目标太大，不如分散隐蔽，等到天黑，各自去云下村十族盟主钟家会合！”众人明白只能如此，齐道：“知道了！”钟三爷挥手，大家立即拉马分散进入深林。这时又有一名太平军军士飞马而来，叫道：“三爷！大事不好！”钟三爷看他，急道：“又怎么了？”军

士道：“瑞麟一边派出三千人马追杀我们和孩子们，一边亲率七万大军直扑云梦山区，明天天黑前就能赶到三河坝镇！”原应龙听了大惊，急看钟三爷。钟三爷临危不乱，道：“明白了！慈禧太后此次命瑞麟率七万大军南下，不止是要剿灭云上军团，还要血洗云梦山区！他们也不止是要杀掉从军中逃回家乡的这十八个孩子，更要将河洛十族斩草除根。我大嫂现在一定还蒙在鼓中。——谢二！”报信的军士急应道：“三爷，谢二在！”钟三爷道：“你马上回云下村报信，就说十万火急，瑞麟正率七万大军杀向云梦山区，我大嫂和十族乡亲要早做准备！”军士道：“是！”要走又被钟三爷唤住，道：“还有这些孩子，明天早上就会陆续回到故乡，让大嫂和十族乡亲准备接应！”军士答应：“明白了！”钟三爷大叫一声：“快走！”军士立即上马，飞驰而去。再听清兵的喊杀声，分明更近了，原应龙急看钟三爷，道：“三爷，清兵逼近了，我们也快走吧！”钟三爷道：“应龙，我们也分开，我带梦长走，你带望北走！”原应龙答应一声，二人各自从竹笼里抱出梦长和望北，放到自己的马鞍上。梦长这时朝望北看了最后一眼，道：“望北，后会有期！”望北也道：“梦长再见！”原应龙已经拉马离去。清军喊杀声更近了，钟三爷上马，对梦长道：“梦长，抱紧三爷爷的腰，咱们走！”这时他是第一次看到了梦长怀里的那只布囊，大惊道：“这是什么？”梦长倔强道：“你不要管，我不告诉你！”钟三爷笑了一笑，道：“好小子，从小就是个倔种，像你爹，走了！”带梦长纵马驰入前方的密林。

原应龙带望北驰进一片陌生山林。林子太密，马不能行，原应龙不得不下马，拉马前行。一群清兵就在这时迎面杀过来。原应龙抽刀挡住他们，见清兵越聚越多，急回头对马上的望北道：“望北，快逃！”望北流泪大叫：“叔，往哪儿逃！”原应龙大叫：“回云梦山区，去云下村钟家！望北，叔要是死了，河洛十族副盟主原家就只剩你一个男人了！一定要活下去！快跑哇！”望北听了，从马上跌翻下来，泪眼模糊，仍站着不走，哭道：“叔，我不走！我们死在一起！”原应龙奋力与众清兵拼杀，一边回头大叫：“快走！你不能死！”一名清兵看见了望北，挥刀向他扑来。望北像是突然被惊醒了，大叫一声，转身在林中狂奔起来。原应龙截住清兵厮杀，一连杀死两名清兵，却被另一清兵一刀扎进前胸。他就要倒下去了，又回头朝望北消失的方向望了一眼，喊出了几个字：“望北……一定要活下去……”众清兵丢下死去的原应龙不管，又大叫着向望北追过去。望北在林子里一路狂奔，巨大的恐



惧感让他嘴里疯狂发出一声长长的叫喊：“啊——！”德福忽然出现在他前面的小路上，听到了他的叫喊，大声对众清兵道：“快，捉住他——！”望北的叫喊声忽然中断，原来他被树根“扑通”一声绊倒在地，要爬起来，却没有了力量，一口口吐出了些乱七八糟的汤水。清兵们见了，都狂笑着走过来，将望北围在中心。望北坐起，惊恐地看他们，大喊：“你们干什么！别过来！我是河洛十族下一代的副盟主！你们不能杀我！”一侧林中，隐蔽在这里的于四爷听了，吃了一惊，急对众喽啰道：“上！”众人突然出现，从背后对围住望北的清兵迅速出刀。清兵们猝不及防，转眼间就被于四爷等人一一斩杀。望北一眼瞅见于四爷，又大叫起来：“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于四爷一把将他提起，夹在腋下，上马，对众喽啰道：“快走！”等近在咫尺的德福和众清兵反应过来，大喊着追杀上去时，这一众人马已经消失不见了。

四

这样一个夜晚，位于云梦山区十里夺魂谷出口处的云下村，河洛十族盟主钟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正在空气中蔓延。钟家的当家人、云上军团大帅钟泾洋的母亲钟母华氏带着留在家中的三名儿媳匆匆走出河南堂——钟家的正厅，后者每个人都为自己战死沙场的丈夫穿着孝衣。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钟母的娘家侄子华邦彦，他是南洋归来的华侨，一身侨民装束。漆黑的夜空中，正在降落瀑布一般的流星雨。众人朝天上望去，二儿媳叫道：“娘，快看！”钟母抬头望天，不觉浑身一震。众儿媳急上前扶她站稳，个个面呈惊恐之色，道：“娘！”钟母用力推开她们，厉声道：“慌什么！”华邦彦也在望天象，面色悄然一变。那天上的流星雨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经持续了一阵子，此刻仍在继续。

钟母又看了一眼流星雨，转身要走。就在这时，家人钟福匆匆跑进来，扑通一声摔倒在地。钟母回头看他，不满道：“钟福，你怎么了？”钟福爬起来，失声哭道：“老太太，大事不好，大爷队伍里回来人了，是谢二，他是冲破重围，受了重伤，爬回来的，他说……他说……”众人心头大震，都回头看钟母。钟母不觉颤声道：“他说什么？我儿泾洋，咱们的云上军团，怎么样了？”钟福哭道：“老太太，没有咱的云上军团了，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也……”钟母身子一软，就要倒下。众

儿媳惊叫一声，上前扶住，齐叫：“娘！”华邦彦上前叫一声：“姑妈！”钟母闭上的眼睛已经重新睁开，声音也骤然高亢起来：“梦长呢！我的长孙梦长，他在哪里？”

钟福回道：“孙少爷和军中的十八个男孩子，三爷正带着他们赶回故乡来。三爷让谢二提前赶回来禀告老太太，说朝廷派了慈禧太后的亲弟弟瑞麟，带领七万大军，正星夜朝云梦山区杀来。他们要把我们河洛十族客家人斩尽杀绝，以绝后患！对了，他们还另派了一路人马，沿途追杀孙少爷和从军中逃回来的十八个男孩子！”钟母叫道：“谢二在哪里！抬进来！我要见他！”钟福道：“老太太，人已经不在，说完这些话，谢二就——”钟母浑身大震，不等他说完，就对众儿媳道：“扶我进去！”要走又看众人，厉声道：“谁也不准哭！”众人听了，一声呜咽被堵在嗓子里，扶她走回去。河南堂内，钟母站立。众人围绕在她身边。钟母不看任何人，道：“云梦山区马上就要遭遇一场大难！马上把家里人喊起来，分头联络十族族长赶到我家来，有大事和他们商量！”钟福答应道：“是！”钟母又道：“今天事非寻常，要用密语！”钟福哆嗦了一下，道：“知道了！”钟母厉声道：“快去！”钟福转身快步跑走。钟母又回头，对众儿媳道：“焚香，我要祭告先人！”二儿媳急忙回头燃香，递到钟母手中。三儿媳四儿媳上前扶她。钟母道：“闪开！”二人松手。钟母转身面向祖宗牌位跪下，双手举香过顶，悲怆而激烈道：“列祖列宗在上，钟门华氏今日代钟家后世子孙敬告列位先人，在我河洛十族云上军团再次兵败沙场之际，保佑钟门长孙梦长大难不死，平安逃回故乡！泾洋一死，华氏为钟家生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每个人都没有辱没自己的先人！华氏本以为钟家的男人死净了，没想到祖宗有灵，还是为钟家留下了一线血脉！只要还有这一根血脉，华氏就不会灰心，钟家就还是那个一千七百年前从中原故土来到岭南的不死的钟家！无论多大的灾难来临，华氏都要带领十族乡亲挺过去！”说完这一番话，她恭恭敬敬地叩头在地。众儿媳随她伏地叩头，然后扶钟母站起。钟母终于回头，拭泪道：“老二家的，马上去准备，迎接我河洛十族的儿孙回家！”二儿媳急忙回答：“娘，媳妇知道了！”说完这句话，她匆匆走出，去安排一切。

钟母在等待，也在沉思，神情激动。华邦彦在一旁小心地守着她，同时也在注意地看着她。钟母忽然用异样的目光回看了一眼自己的娘家侄子。华邦彦心中不觉一惊，这时就听钟母断然道：“邦彦，你跟我进来！”华邦彦还没开口，她已将身子



转向旁边的一间内室，四儿媳急忙扶住钟母，陪她走进去。华邦彦刚刚随她们走进内室，屋门就被钟母亲手关住了，等她猛回头望着自己的娘家侄子，泪水已经盈眶。华邦彦大惊：“姑妈——！”钟母突然上前抱住他，头伏在他肩头，爆发式地呜咽了一声。华邦彦心中愈惊，道：“姑妈，你老人家——”四儿媳也在一旁小心地提醒钟母道：“娘，表哥他是客人！”钟母忽然抬头，拭泪道：“邦彦是我的侄子，他算什么客人！”华邦彦心里忽然起了风暴，道：“姑妈要是有什么大事交代给侄儿，就吩咐吧！”钟母抬头道：“当然有大事！刚才的事情你都听说了！你今天才从南洋回到故乡，来见姑妈，姑妈连一口热茶也没让你喝，就要把一件天大的事托付给你了！”华邦彦心中大动，道：“姑妈……”钟母道：“事情你都知道了！云上军团殁了，一千七百年以来从中原南迁的河洛十族客家人，如今只剩下了从军中归来的十八个男孩子！如今朝廷的七万大军马上就要赶来，将我们斩尽杀绝。河洛十族南迁以来，经历了多少大难，从没有今天这么危急！”

华邦彦道：“姑妈为什么不马上带领十族老弱妇孺逃离云梦山区，躲避这场大难！”钟母道：“从军中归来的十八个男孩子还在路上，在最后一个孩子回到故乡之前，姑妈哪里都不能走！而要等到明天，所有孩子回来后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清军有七万之众，估计明天午后就能进入云梦山区。他们有备而来，进山前一定会部署重兵，四面围困，截断每一条出山的小路，姑妈就是想带着十族乡亲逃出去，也办不到了！”华邦彦想了想又道：“姑妈还有云雾山中的云上村，实在逃不出去，姑妈可以带领这十八个孩子和十族乡亲躲进云上村去！”钟母断然道：“不！”华邦彦吃惊地看着她。钟母仿佛是在对自己说话，道：“仅仅是为了征讨云梦山区的河洛十族，朝廷不需要派出七万大军。朝廷这样做，就是说他们想借此一战将河洛十族斩草除根。不经过一场大战，不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让他们大大地得到一个教训，他们绝不会离开云梦山区。云上村是十族最后的庇护所，应当把它留给下一代人，绝不能暴露给我们的仇人！”华邦彦心中大动，叫道：“可是姑妈——”钟母不让他说下去，道：“钟家是十族盟主，姑妈作为十族老弱妇孺的领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号令十族乡亲，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拿起武器，投入这场大血战！”华邦彦怀疑道：“姑妈，谁都知道，就连朝廷大约也知道，如今十族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你真要率领他们和清军作战？”钟母坚定道：“我们这些人一定得死，但十八个从战场上逃回故乡的男孩子不能死。他们必须得走，一定得走，回到家乡后立